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覲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

理宗

己未

開慶元年春正月朔戒中外奉公行實政

鑄開慶錢

三月辛酉雨土

修築江塘

賑滁州水災

四月上試進士賜周震炎等及第出身有差時公主方選尚丁大全欲用新進士為駙馬因命考官私寘震炎為第一倡太平狀元之說以媚上震炎草茅士年幾三十矣恭謝日公主於内窺之不悦事遂寢丁大全敗震炎降第五甲出身

新築黄平隘賜名鎮遠州戍兵守備以防雲南

王登提兵入蜀

更蜀戍兵增蜀戍兵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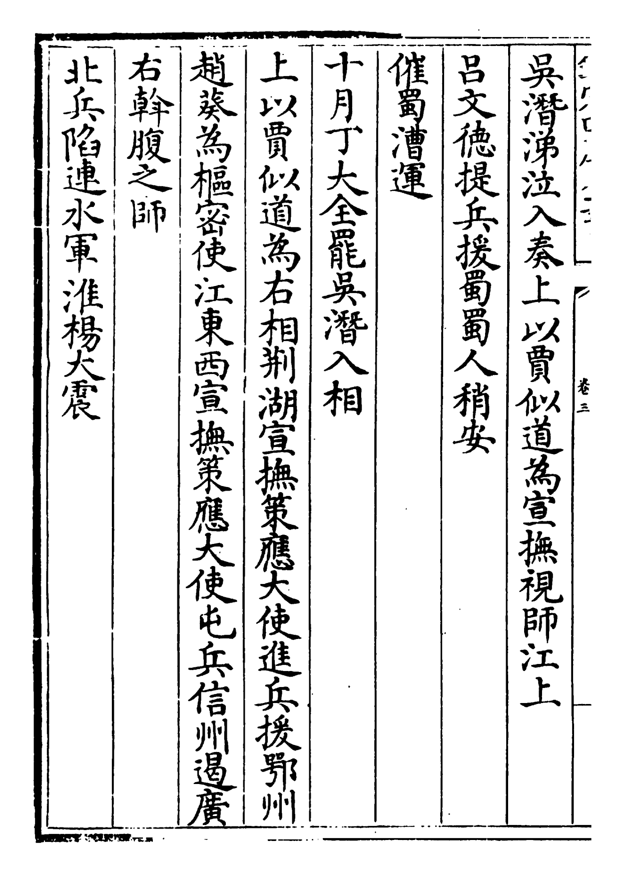
賞龍州守城築功

詔蜀許便宜行事

勑廣帥李曾伯備廣西行廣郡守賞罰

秋九月

韃靼國憲宗皇帝親帥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斡腹南來歷邕桂之境南至静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一軍渡江圍鄂州時相匿報若罔聞知



吴潛涕泣入奏上以賈似道為宣撫視師江上

吕文德提兵援蜀蜀人稍安

催蜀漕運

十月丁大全罷吴潛入相

上以賈似道為右相荆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

趙葵為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遏廣

右斡腹之師

北兵陷漣水軍 淮楊大震

杜庶除大理卿制置兩淮知揚州上諭庶曰前守合肥淮右賴以奠安今畀以全淮之寄尤籍聲譽父子家傳可謂無忝

監察御史饒應子言今之精兵健馬咸在閫外湖南江西地僻兵稀雖老臣宿將可以鎮壓然無兵何以運掉敵之來當自内托出不當自外趕入上然之

韃兵破江州瑞州衡州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議遷都軍器大監

兼左司何子舉言於丞相吴潛曰若上行幸時則京城
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遂與俱入見面陳剴切謝
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
謝枋得率鄧傳二社二千餘人舉義攉兵部架閣攻斷
遼州浮橋吕文德乘風戰勝
向士壁帥潭北兵至向親帥軍民且戰且守既置飛江
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慰勞潭城固守斗弩之
力居多會南來二哥元帥卒潭圍先解

北兵至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城危在頃刻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去北兵退焚燒城外民居巋然一壘未幾高達卭應引兵來似道駐漢陽軍為聲援而鄂州固守不下

殿司崔彥良援隆興彥良崔福子也以兵三千援隆興時趙葵督視江淮退保隆興閉門自守崔兵至城下不得入邸報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良渡江迎敵北兵退而保隆興者彥良之功居多

十一月詔罪已求言

詔賈似道移司黄州黄在鄂下流中間乃韃騎往來之衝孫虎臣將精騎七百護送至青草坪候騎白前有兵似道愕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既而韃兵乃老弱部止掠金帛子女而回江西叛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遂入黄州

名徐清叟赴闕力辭韃靼憲宗皇帝晏駕於釣魚城下似道乘機遣使約和陰許歲幣兵解而去

潭州捷書至上曰向士壁忠赤可尚下詔襃賞

雪寒犒海道戍兵出内庫銀絹付宣司支費

庚申

景定元年春正月何子舉除華文閣待制江淮諸路察訪使

三月三日鄂渚北兵退

夏貴總領舟師五奏捷及新生洲之捷

命夏貴總領諸將賁資精悍能夜視工劫寨累有戰功

軍中謂之夏爺爺少時以罪刺雙旗故又謂之夏旗兒

理宗嘗圖其形觀之

白氣如疋亘天

催造戰船

蠲放北兵所踐州縣稅

四月韃靼國色辰皇帝即位五月十九日改元中統兵

退行打算法賈似道忌害一時之閫臣故欲以此汚之

向士壁守潭城費用委浙西閫打算趙葵守洪則委建

康閫馬光祖打算江閫史巖之淮閫杜庶廣西帥皆受監錢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繫獄杜死後追錢猶未已也謝枋得舉民義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及行打算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乃得免焉

賈似道入朝以右相兼太子太師

賈似道入相理宗之季宦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似道

為相年深逐臣璫董宋臣李忠輔勒戚畹歸班不得任
監司郡守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頗稱
其能然天資奸邪險詖置緑櫃招人告訐立七司法苛
密煩碎議者不以為便
賈似道奏使守令措收舊楮乃撥見會收弊會
招捕浙西鹽子
詔陞巢縣為鎮巢軍使
建寧府陞嘉禾于建陽改嘉禾縣

李松壽犯淮安

廣太學進取之法

録用恬退消奔競

蠲放北兵所踐州縣稅

禁獻羨餘

修京城

鑄景定元寶錢

呂文德制置荆湖知鄂州

李庭芝安撫兩淮

圖復漣水

濾州漣水之捷

北使郝經來尋盟先是似道出師陰許北朝歲幣大兵退自詭有再造功諱言前事拘留于真州不遣

七月賊吳潛建昌軍尋徙潮州潛為人豪雋其弟兄亦無不附麗有譏于上者曰外間童謡云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夤縁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

此語既聞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堅亦以此也

上以寧宗正史未畢令陳宜中等修撰

免蜀郡聖節銀

八月兩淮制置李庭芝奏李全子璮歸國

丁大全謫貴州大全鎮江人藍色鬼貌小官時為戚里婢壻夤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上信任之擢監察御史遷正言在臺橫甚引臺小人沈翥方大猷為羽翼輒登相位北兵渡江大全匿報幾誤國事遂罷

相尋謫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誣告丁相有異謀陰造弓矢將通蠻為不軌朱稷孫以聞于朝加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申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之於水而死

十月以弟嗣榮王與芮之子禥為皇太子封忠王賜名[illegible]納妃全氏全氏乃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女度宗為忠王時議納妃丁相大全議聘知臨安府顧嵓女從巳未已納聘而謝后意不悅又會有江上之儆乃緩其事

至是改聘全昭孫女全氏為妃

竄方大猷于嶺南斬丁大全強幹高儔

夔路奏捷

上言廣西宜預防

辛酉

景定二年春正月癸亥朔申飭百官盡言

京湖制司言吕文德報發勘正張子光張定國龐仲周

仲張善張先以蒲澤之黨從在任贓狀繁夥賊船造橋

不調援兵攻擊設意降北乞明正典刑乃詔孚光定國
追毀除名麗伸等四人並流斷
七月辛未月犯斗
上曰米舟雖至價猶未平似道奏已將豐儲米五萬石
賑糶又借本市糶以平其直
上曰外郡楮幣如何似道奏乞詔諸路税賦見錢許用
各處楮幣的例折納起解諸州縣奉行不虔重寘于罰
上曰借糧之風未戢可申嚴懲治以儆其餘似道奏此

事當恩威並舉已講明賑䘏之政又令團結保伍俾富者資給之苟復不悛當懲其無良者

壬午陳韡覺撤視朝謚忠肅

吳潛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

詔賜呂文德方團一字金帶

八月詔令户部嚴州縣增收租米斛面之弊

癸巳以久雨出封樁庫楮上二十萬賑三衙諸軍豐儲倉米濟都民

上曰蜀事可慮似道奏俞興攻取瀘城壞於垂得臣累疏自請一行或可上寬憂顧上曰廊廟事體至重豈宜輕動又奏若文德入蜀則荆湖與江面關繫尤重臣不容不往上又曰此未可輕

奪向士壁從官恩數令臨安府追究侵盜掩匿情節從侍御史孫附鳳之言也士壁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岳方措置間皮泉淥家居訪之問所以為城守之計士壁曰正為眼中無可用之人皮恚之北兵退皮入朝百計毀

短似道忌其成功竟坐遷謫至今邦人言之有垂涕者
賜皇女周國公主第于安濟橋
江萬里除端明殿大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賔客
浙右水澇令朝臣分往各郡商確出粟勸分蠲租賦招勇壯為軍凡救荒之政可速舉行
詔詞學科照嘉熈二年例
申嚴繆舉改官之罰

孫虎臣郢州之捷

夏貴知淮安兼安撫賜金幣田

北使來

上幸太學陞張栻吕祖謙從祀夫子廟庭

朱禩孫獻捷

壬戌

景定三年春楊棟知貢舉

徐涇孫等為殿試官

詔三學免解一次

朱禩孫申創南城書院

四月上試進士賜方山京等及第出身有差

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並賜廷對

李壇以漣海四州來歸授壇保信武寧軍節度使督視

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壇在北

朝授以行臺都督之任及已未退師之後

色辰皇帝北歸壇獨不至其子居簡給事宮中婿居相

府私相逗引不告而去及濟南等處修築城壁差軍把
隘又殺達達軍人遂叛歸南
賈似道為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時劉良貴為都曹繼
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殿
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迎合似道之意合奏限田之法
自昔有之買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
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
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

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上然之似道欲用劉良貴吴勢卿專任公田時勢卿已死乃以良貴為提領陳訔為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上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求去上曰買田永免和糴自然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視諸路為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似道内引入劄力言其便上從其言

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遂以自巳浙西萬畝為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自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禮部尚書徐經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不行乞致仕公田初議以官品逾限田外買官田猶有抑强嫉富之意繼而敷泒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會四十楮不及者減買數稍多則銀絹各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

信萬五千楮承節二萬楮則理爲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

督催公田以府丞陳嵒往湖秀以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六郡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嵒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堈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黄伸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提領劉良貴劾奏嘉興宰葉悊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

劾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出身永不收敘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抱納失田業相離之初意

五月公田以江陰軍平江府隷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隷兩浙運司常州鎮江隷總所每歳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别議放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吕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楷安吉黄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為之任滿則理為入班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

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禍尤慘

詔改漣水軍為安東州

詔陞東海縣為東海軍

評事四員用諸科人充

吳潛卒潛初入相以方甫胡易簡為腹心易簡方上議

立度宗為太子樞密承旨何子舉曰儲君未愜衆望建立之議固當詳審潛欲緩其事上不悅北兵退即罷政而似道入相諷臺臣劾其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上流中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潛殺我矣疑移司出潛意故深憾之遣武人劉宗申為循守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以五月卒于循州似道遣宗申

毒潛潛死即歸罪於宗申貶死以塞外議

獎諭馬光祖城安慶功

定御史臺覆試之制

夏貴蘄縣之捷

蝗蝻得雨不為災

蠲四川鹹酤㩁利三年

申嚴偽會賞罰之令

詔兩海不可不守

詔州縣税許用各處楮價折納

詔提刑劾所部州縣違戾

安南國進貢禮物

蠲臨安府税平物價

十月知院徐清叟薨贈少師謚忠簡

給諸軍雪寒錢

京城大飢馬光祖尹京知榮王府積粟一日往見辭以故次日往亦如之三日又往卧於客次榮王不得已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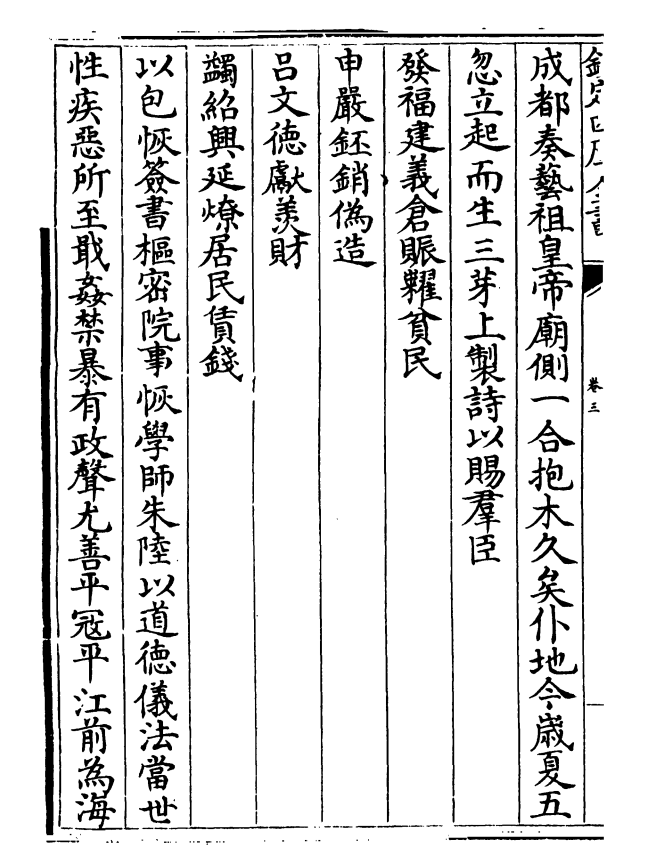
馬馬厲聲云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餓欲死大王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廪虛為辭光祖探懐出片紙白其倉幾十萬王辭塞遂許三十萬石光祖即令都吏領鈞批交米活飢民甚衆

癸亥

景定四年春正月元旦詔舉所知

詔呂師夔閱視營屋招募新軍

詔褒呂文德浚築四川城池



成都奏藝祖皇帝廟側一合抱木久矣仆地今歲夏五忽立起而生三芽上製詩以賜羣臣

發福建義倉賑糶貧民

申嚴鉟銷偽造

呂文德獻羨財

蠲紹興延燎居民賃錢

以包恢簽書樞密院事恢學師朱陸以道德儀法當世性疾惡所至戢姦禁暴有政聲尤善平冦平江前為海

冠擾命�往平之時行公田㤞奉行稍過頗為公論

瀘州太守劉整叛先是北兵渡江止遷蹕之議者吳潛也盡守城之力者向士壁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第一而整次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壁殺世雄懼禍及已遂有叛意會鄭興為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守嘉定時被兵整自瀘州赴援興不送迎亦不宴犒興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吏百而去興有宿憾乃遣吏至瀘州打算軍前錢糧整懼賂以金瓶興不受復至江陵

求興毋書囑之亦不納整懼以城降北及北軍壓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為南者立東廡為北者立西廡官吏皆西立惟户曹東立殺之與西立二十七人歸北

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灰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灰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于文德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

以為然追使者不及矣既而使者至復申前議文德遂許焉為請于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内築堡文煥知被欺凡兩申制置司為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於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自請赴援會病卒

甲子

景定五年冬十月改咸淳元年元旦詔崇經術考德行

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

貨收弊楮㢜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關子行物價頓踴

詔舉内外官堪充監司郡守者

二月辛未雨土

行都大火

詔貢舉尚淳厚收純雅

戒飭百司盡公守法

蠲臨安府征三月

申嚴戒飭贓吏之制

詔秋闈嚴偽守之防

禁戢國子冒試鬻牒之弊

出會賑軍民及犒宿衛

豁除義倉陳腐

邊郡樁積三年軍餉

郤安南國進貢

謝塈冦至不禦褫職降官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十數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歛如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

巳夘丞相賈似道叅政楊棟同知葉夢鼎僉書姚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朕彰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幸臣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于兹寧有闕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其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

災上曰正當相與補承闕失上回天意

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歎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荅天意似道力辨人言丐辭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

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

劉良貴以人言籍籍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謝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漕闈發策凡十問言權奸誤國趙氏必亡忤似道貶興國軍時馮夢得知信州恤其家枋得聽其自赴貶所三年遇赦得還似道奇其才欲牢籠之使余安裕諭意枋得不肯阿附賈敗為江東制置募兵援饒州戰于安仁敗績又敗于信州軍潰弃家

入閩程御史文海留承㫖夢炎交薦力辭不就至元戊子䰟參政天祐執拘北行不食而死

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一上初名與莒福州古田縣宗室父㷀山隂尉縣人全氏以女妻之遂為越人生理宗資貎龎厚號為烏太保寧宗先以濟王為皇太子嘗謂史彌遠出入禁闥專權弗善彌遠聞之懼隂謀代之囑其客余天錫余以二宗子告即理宗及福王也史請以來自牖間窃視之自旦至暮福王不能堪

理宗凝然無忤容史出延以飯理宗不顧食之盡史以為有德量立為沂靖惠王後寧宗崩史矯詔廢濟王立理宗端平初厲精為治信向眞魏號端平為元祐在位久嬖寵浸盛宮中排當頻數倡伎傀儡得入應奉端平之政衰矣上自臨御以終始崇獎周程張朱義理之學故得廟號曰理陵曰穆陵御書閣曰顯文殿曰章熈皇子忠王即皇帝位尊謝皇后曰壽和聖福皇太后宮曰慈福詔以明年改為咸淳元年

賈似道為山陵使自上即位辭相印歸越州

太后兄謝奕封郡王姪堂𡌡堅垕皆節度使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

宋季三朝政要卷四

度宗

乙丑

咸淳元年春詔郡國長吏勸課農桑

録先儒後除徐直方為史館校勘直方之父元杰為史相所毒直方以是不肯出仕時人高之至有是除

榮王與芮進封福王黄氏封隆國夫人上即位稱皇叔

賜詔書不名

上以諒陰命宰臣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命

儒臣日侍經筵

賈似道再入相

上即位察知巴陵之事非其本心贈太師保静鎮潼軍

節度使濟王封鎮王賜謚昭肅

上幸太學陞邵雍司馬光從祀

參政皮龍榮上東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門

不預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再相時李
雷應憲湖南陰諷雷應劾之雷應至潭訪龍榮龍榮托
故不出既退以小鬼斥之或以語雷應雷應不能平遂
疏其貪利營私之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於滕
上之語葢龍榮曾為東宫官也有旨謫衡州衡州乃雷
應治所皮懼自酖死
冬十月飭諸路帥臣儆邊備
丙寅

咸淳二年春詔舉廉吏

陞泗水侯從祀

臨安府士人葉李蕭圭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嗾林徳夫告李等泥金飾齋扁不法京尹劉良貴以聞加李等罪黥竄遠州

以李可為察院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上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覬望再相之意令全臺劾之以為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以已官職贖丞相之罪遂得免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閑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

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因互市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年間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未幾文德死而以文煥代守

襄陽

丁卯

咸淳三年春詔貢舉以識治體為先

封曽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顓孫師封陳國

公升十哲之位

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為右丞相時似

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

赴中書堂治事上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專上稱之

曰師臣通國稱之曰師相曰元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書紙尾而已朝夕謀議内則館客廖瑩中外則堂吏翁應龍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尹浙漕處斷公事非關白不敢自擅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

趙葵上疏告老還鄉冬十月卒

戊辰

咸淳四年閏正月初六天明大風雷雨居民屋瓦皆動

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

北兵圍襄陽吕文煥告急乃遣高達范文虎赴援北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寨圍數十里不得通達與文虎亦不用命

賈似道請出督而陰又嗾臺臣以留之實無意於出也

冬十月朔日蝕是日不視事夫人俞氏降生太子

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路兵併力救襄不報

賜武夷書院額仍設山長一員

汪立信以書抵賈似道陳三策一謂内地何所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掉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落之勢者久之日益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何不議遣使偕行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象固江南之生兵益增矣三謂兩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投拜其意葢以激賈行第二策也賈得書大怒曰瞎

賊敢爾妄語迄諷臺諫罷之立信歸金陵不數月北師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無地席矣立信過淮時賈相出督相遇拊立信背而哭曰端明端明似道不用公言遂至此立信對云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立信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抵高郵伯顏丞相聞其名欲迎取之立信得報拊案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絶時高郵未歸附云

上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文龍元名子龍唱第日賜今名

李璮登第自念祿不及親援淳熙王昂紹興李僑嘉定史公亮史天應納祿封父母故事以其官田授其父乃掛冠而歸

十一月皇后全氏降生皇子羣臣稱賀

寶武妖冦數千人破祇陽縣羅廷諫殲其首餘出降已巳

咸淳五年春詔舉人才

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

上在經筵令儒臣講周易

江萬里左相馬廷鸞右相輪日知印

禁珠翠都人以碾玉為首飾宮中簪琉璃花都下人爭效之時有詩云京城禁珠翠天下盡琉璃識者以為流離之兆

明堂大赦

北兵哨濠州

常州雞翼生距

庚午

咸淳六年春詔貢舉精於擇人為先

江萬里請援兵救襄似道不荅竟以議事不合乃罷去

詔諸帥閫舉堪將材者各二人

馮夢得中書舍人請置士籍時賈相患舉人猥衆御史

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貫姓名年甲三代所習經賦

娶妻姓氏令士人書之鄉鄰著押保結於科舉條制並無違礙方許納卷議者謂士而有籍與禁何異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舉人元卷字縱玄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辛未榜李紡孫者少時戲雕摩睺羅於股間懼搜者之見蒙紙其上搜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當此邊事危急之際束手無策而以科舉苦舉子何其繆耶

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之圍三年矣奈何對曰北兵已

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問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無人敢對上言者

辛未

咸淳七年上試進士賜張鎮孫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國朝廷試始於開寶癸酉終於咸淳辛未廷試之日天必開霽是歲大雨如注天不言以象示之而已

趙嗣惪登第乞援李璀等乞回本身官致仕恩例封贈父母上從之

陳仲微為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

王唐珪為司農簿以輪對言天下守令不得人忤似道

罷

淮西制置司申襄圍不解乞調兵增戍

催造戰船以備江面

是歲韃靼國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

始之功冬出師哨掠淮甸邊報愈急似道占湖山之勝

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巳像其中內殖貨利蠱聲色寵妾

葉氏本淑妃閤宫人也潘氏倪氏妓也取而有之令陳振譚玉趙與𢡟等廣收奇器異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塜取之劉震孫有玉鉤桶本安丙家物不獻罷去建多寶閣日一登玩其間門客朝士稱功頌德頌說太平誇咸淳為元祐尊似道曰周公諛言溢耳不復加意邉事

壬申

咸淳八年春詔舉廉律貪

馬廷鸞罷相葉夢鼎再相

夏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夘以來被圍日久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頭及思關以銳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閉守者凡四五歲援兵往往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恃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爨用遂為所得於是郢鄧之道復絶矣既而荆閫移屯郢州而諸帥重兵

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屯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難其人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軍號張貴為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為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立便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至是溪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夜漏下三刻起船出江以紅燈為號

貴先登順為殿乗風破浪輕犯重圍至洪磨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皷勇乗鋭風斷鐵絙攢筏數百屯衆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城中援救久絶至大喜及收軍點視乃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數月有屍浮而上被甲冑執弓矢者乃張順也

九月祀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駕幸景靈宫回宿太廟質明有司奏申嚴外辦請申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嬪之

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逍遥子故事面奏上白賈賈欲俟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已允上遂冒雨乘逍遥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留乃還朝鐫罷胡顯祖出胡貴嬪為尼上為之泣下

癸酉

咸淳九年春正月詔舉士以明體適用之學

平地産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線菜以相餽但挺直爾或者謂白青白祥之類是也

葉夢鼎罷相

二月大元破樊城下襄陽文煥捍禦應酬備殫甚力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芻斷絶不至文煥徹屋為薪緝關為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文煥獨守孤城似道坐視而不救降於六年之後豈得已哉

御史陳伯大奏言科場弊倖百出有發解還省而筆跡

不同者有冒巳死人解帖免舉者請令後應舉及免舉人各於所屬州縣給歷一道親書歷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

賈似道奏自襄樊敗後累章乞出視師而陛下不許臣出令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作急奔赴則大可慮者上曰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似道陽請出督陰諷朝廷留行但於中書省置機速房苟且條邊瑣而已

文天祥知贛州兼江西提刑

樊城陷牛臯𣱵大順張漢英死之

甲戌

咸淳十年正月巳夘朔永新有氣如虹蜺自東門江中起横貫一邑須臾變作錦紋狀遮蓋四門

省試士人各給一號書就首人姓名印押如衛士直入宫門之狀於門下兩處辨驗

不許登仕免舉至乙亥仍許登仕免舉

賈似道丁母憂歸越治喪

陳宜中簽書樞密院

詔賈似道起復

秋七月上崩上自為皇太子時以好内聞既立躭于酒色賈似道以策立功制國命上拱手而已初理宗議建東宮夢若有人告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上即位至崩正十年壽三十五上廟號曰度宗上崩議立長益王昰宰相請立嫡遂以長子㬎即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明

年爲德祐元年

是歲殿試度宗以疾未及臨軒而崩上諒隂類試王龍澤等比廷試出身策問求賢時似道方惡言者吉州人胡幼黄以舍和吐氣爲説而榜第三士論恥之

冬詔天下勤王

九月大元丞相巴延大會兵于襄樊丁亥沿漢江而下前後延袤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用我降人爲向導吕文煥等舟師出襄陽劉整等騎兵出淮泗萬户武顯等

前鋒襲郢州至灤水時值雨淋漲溢無舟可渡遂駐兵于漂水之濵巴延大軍繼至武顯趍迎馬首告曰漂水泛溢軍馬懼其漂没以故待之巴延曰此水小不敢渡敢渡大江耶岏鴈軍中召一壯士負甲使渡水而軍馬長驅悉渡遂至郢州軍于郢城之西郢城在江北岸以石為之高接山形矢石莫能近新城在江水中密樹樁木以絶舟楫往來下流黄家原置城守禦備具攻之不下郢人堅守以戰船横截江面不得渡文煥觀郢之形

勢其黄家原堡西有溝渠深濶數丈霖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戰艦平達大江以避郢軍巴延諸將告曰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為歸路患巴延不聽忽報黄家原堡已剋而分兵圍郢不能下巴延遣兵治平江堰破竹為簾地盪舟而過郢城遂入漢江自陸地牽舟迂行凡百餘里然後至水十一月戊子巴延大軍發郢城阿珠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進郢州都統趙文義帥精兵數千騎追之巴延阿珠

回渡迎敵文義凡二十餘戰久而敗績文義死之巴延舟師忽自上而下遂至沙洋守將串樓王等堅壁不降巴延軍中有相士李國用者能祭風風遂大起巴延令砲手張元帥順風以火砲攻之煙焰燎天俄而城陷守將串樓王為其所獲巴延大軍由沙洋五里地遂至新城巴延令其軍衆以沙洋殺戮軍人首級列于城下執縛沙洋將串樓王等四人望城呼曰邊都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禍在目前都統邊居誼堅壁不降巴延累遣

人招諭居誼索文煥來打話文煥乘騎至城下城上弓矢如雨文煥中其右臂拒城避之居誼率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竟無一人歸附

巴延大兵至復州誘守臣翟貴曰汝曹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闗會銅錢依例行用安撫翟貴以城降

巴延大會諸將議渡江事遣總管劉深千户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趍漢口渡江諸將以漢江水急且有

守禦巴延不聽徑過淪河蔡店去漢口甚近是日圍漢陽軍取漢口渡江夏貴併力守禦巴延軍夜回淪河

太皇有旨國步多艱沿江青野應三學及京學流寓遊學士人權與放散各令逐便

十二月辛亥巴延自漢口開壩引船入輪河轉至沙武口達于大江壬子巴延以戰艦相尾而至夏貴帥漢鄂舟師上流迎敵夜襲北營不克而還沙武口南岸防禦甚至巴延遂趍陽羅堡

癸丑夏貴以戰艦數千列于大江之下橫其江面巴延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諸將僉言我輩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戮力死圖報功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巴延進兵攻陽羅堡城竟日不克巴延與阿珠謀謂宋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羅堡可以渡江況此堡堅攻之不克若今夜令汝以鐵騎三千泝舟泝流而上趍視其陣料彼上流雖有備而不堅常為擣虛之計以來

日詰旦且渡江襲南岸是夜阿珠統軍遂行於上流二十里泊於青山磯中夜帥舟戰於江中已登南岸巴延乃遣兵攻陽羅堡以舟師直衝我軍大戰江中夏貴敗績順流而下沿西南岸放火歸廬州是時其心已無國矣守將閭池王都統與所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帶有七伯拗風起則多利北舟欲守江鄂當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巴延遣兵自陽羅堡攻鄂州

戊寅下鄂州守臣張晏然降先是李雷奪為守十月以臺論罷至是無正官張晏然守鄂所恃者朱禩孫之援朱禩孫提重兵至鄂退歸江陵晏然失助鄂遂降矣

夏貴為江面遊擊策應大使朱禩孫為宣撫制置使夏貴與朱禩孫通任長江之責夏歸廬州朱歸荆湖一上一下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

癸巳上以賈似道為都督軍馬黄萬石李珏參贊軍事檄名諸路軍馬聽督府調遣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

五十萬兩闗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邉報轉急似
道猶未有行意至德祐二年正月劉整死乃議出師
保康承宣使閻桂獻銀一萬兩充招軍費王侯邸第輸
助軍錢穀有差
天目山崩天目為杭之主山山崩則王氣歇矣
辛未度宗皇帝梓宫發引文武百官衰服出城奉辭靈
駕
揚州阮克巳糾集民兵三萬勤王

分兵九路會合端明黄萬石屯兵江西侍郎趙溍屯兵金陵開府夏貴屯兵淮西節度使昝萬壽屯兵京湖殿帥張彦屯兵廣德招討孫虎臣屯兵釆石都統仇子真屯兵宣城練使張世傑屯兵海道費克恭阮克已屯兵平江

宋季三朝政要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季三朝政要卷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覲龍

宋季三朝政要卷五

少帝

乙亥

德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求言

張仲微兵部侍郎修國史

常楙援晉太子申事乞為濟王立後不報

大元國兵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吕氏部曲望風降附

至黄州陳奕以城降至蘄州管景謨以城降至南康軍

葉閶以城降下江州錢真孫以帥兼守舉城降九江為

江西屏蔽陷則江西如破竹矣至安慶府范文虎乃吕

氏之壻遂以城降

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兵南渡及是整無功發憤死於

無為軍城下

丁亥賈似道出師建督戊子離京城以王爚為左丞相

以章鑑為右丞相陳宜中知樞密院當國小事專決大

事則督府遥制之似道集諸路兵共十三萬金帛輜重舳艫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迂道而行數日始至蕪湖而舒池已降矣傳者以謂似道護駕入海以致諸郡先降二月戊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京與北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火元嚞代行及至思聰回知事不就惶怖失據陰備快船為走計辛酉屯丁家洲時大軍大勢銜下南北兩岸立砲座設划車中流數千艘乗風直進我師不戰諸軍有反噬之意似道遂許唱轉

官資諸軍詬曰要官資做甚巳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答癸亥三鼓孫虎臣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巳迫夏貴亦曰彼衆我寡委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鳴鑼一聲退兵于珠金砂十三萬軍一時潰散督府之印巳失乃奔入揚州

徐直方除右正言

大元國兵破饒州守臣唐震為兵所害死於州治之玉芝堂前丞相江萬里寄居饒州州人皆遁萬里坐守以

為民望兵入其第赴水而死萬頃自南康來省兄遇兵不屈遂以磔死

破池州趙昂發蜀人以倅權守兵至與妻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為忠臣之婦乎寧相從於地下昂發大喜具冠裳大書十六字於倅廳春臺上曰君不可負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學有二士哭其屍曰生為大宋人死為大宋鬼何以洗此汚清溪一泓水明日巴延丞相領兵入城見而憐之具衣衾

葬馬乗勝順流至瓜州揚州都統姜才大戰楊子橋勝
負相乗生兵益增遂退師
入太平州守臣趙之縉遁
入建康府沿江制置趙縉遁察院潘文卿劾縉取行宮
公帑金帛棄城建康為江東重鎮則江東之勢去矣大
兵至建康不進遣哨騎四出
趙淮趙葵子也起兵溧陽兵敗不降死之
張世傑率舟師趍金山約殿帥張彦竟不出世傑海舟

無風不能動大元國兵水哨馬往來如飛世傑孤軍無援戰敗人艘皆沒哀哉

入鎮江府守臣洪起畏遁統制石祖忠以城降

入寧國府守臣趙與可遁言者謂與可為宋臣望風奔遁除名勒停以為不守封疆之戒

下徽州

韓震議遷都先是賈似道奏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韓震復申前議左丞相王鑰議堅蹕未決求罷不允徑

去宗學上書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縱使兵或可守豈能鬱鬱求活於一龜茲國耶

三十日夜右丞相章鑑遁

三月壬申韓震謀遁遷蹕陰懷異志宜中與容潘希聖議請計事伏甲士擊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其衆震部曲百餘人大閧而出射火箭入大内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奔建康府

大元國兵至常州守臣趙汝鑒遁鈐轄戴之泰同士人王良臣以城降

前誤書曰常州守臣王宗洙遁今依奉上司行下備據常州路儒學勘當王宗洙先於亡宋咸淳年間為守癸酉年十二月解任代官趙汝鑒於至元十三年大軍臨城之時逃匿以州印付戴之泰同士人王良臣迎降其時王宗洙克大府寺簿續除兵部郎官奉使福建即非王宗洙在任再行移常州路保勘相同

令依上改正

知江陰軍趙孺道遁

知廣德軍令狐降

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人情洶洶知臨安府曾淵子兩浙運副浙東提舉王霖龍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季可陳過徐卿孫侍從以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並遁朝中為之空𨁂朝堂榜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

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詭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可令尚書省别具在朝文武官並與特轉二資其負國弃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具牓朝堂明吾之意

癸酉陳宜中奏罷浙西公田給還元主

甲戌賈似道罷平章都督予祠似道遣翁應龍護都督印歸朝上表自劾太后有旨令淮東帥李庭芝律遣賈似道歸里終喪似道留維揚不行王鑰奏似道既不成忠又不死孝乞下切責太后降詔略云卿亟其歸喪次以盡臣子之道當曲予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吾言善始以終亦有辭於永世六月似道歸紹興府紹興府閉城不納

七月王爚奏乞正似道罪臺臣交章言似道喪師誤國之罪乞追竄嶺南方回言似道倖詐貪淫褊驕吝專忍繆十罪乞賜死乃降三官婺州居住廖瑩中王廷除名勒停韶州羈管王廷曾淵子並竄雷州言者不已似道改送建寧居住翁合奏似道以妒賢無比之林甫輒自托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名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臺諫交章乞行遠竄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切惟建寧實朱熹講

道之閼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且嘔惡唾去況可見其面如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逺彼且稔惡所伏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與之同此鄉必放之此鄉此鄉亦獨何罪巷伯惡惡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葢有北決所不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短長六合爾此則陛下事乞將似道逺竄閩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有旨責授高州團練副使漳州居住下臨安

台州簿録其家似道寓建之開元寺欲俟秋深入南朝廷遣鄭虎臣監押至則拘似道行李制其出入節其飲食凌辱百端似道不勝其苦舟次南劍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曰太皇許我以不死候有詔即死冬十月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悉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厠上拉其胷殺之殯於庵側

辛巳張世傑入衛京師内空賴張世傑一軍萬人自荆湖至世傑本信安歸正人權承宣使宜中疑世傑易其

所部之軍世傑不得以盡其力

陳宜中拜右相似道出督以宜中受卵翼之恩且柔順易制委以國實敗宜中首劾賈罪以自解拜右丞相宜中當國首誅韓震脅遷之議差强人意然書生不知兵張世傑步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

大元國兵至平江府守臣潛越友逌通判胡玉以城降至安吉州守臣趙與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無一人

堅守

四月王爚平章軍國重事性剛介似道當國獨不阿附再召入朝累疏乞正賈罪其他無所建明八月力請致仕尋卒

陳宜中都督軍馬奉旨建督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淮東隸李庭芝淮西隸夏貴沿江隸汪立信京湖四川隸朱禩孫江西隸黃萬石節制團結内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寄居官為總督給一

兵赴教場教閲

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鎮鎮在江濱江陵之外城也夢求請築沙市城北兵次沙市鎮統領程文亮降夢求戰死夢求漢州人温公五世孫也

大元國兵至江陵府高達以城降高達京湖名將也巳未解圍鄂州似道許以建節後竟不與達怨望久矣至是為京湖制置遂降宣閫不能制城初陷朱禩孫仰藥不得死既而亦降焉乃令朱禩孫移文諸路歸附

鼎州澧州常得府壽昌軍並下

至湖南圍潭州安撫李芾與大兵戰于醴陵得捷守城

攻之不克

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轉達軍前息兵通好

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敗走

復廣德軍

徵諸帥入衛夏貴昝萬壽黄萬石並不至呂文福先於

四月間請提兵入衛行人失辭文福自疑亦不至有司

議建藩屏以强王室詔以福王與芮判紹興府浙東安
撫大使置長史司馬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既是時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人
雞鶩歸儆如暮夜自巳至午其明始復太皇太后下詔
求言去聖福二字用昭戒謹恐懼之意
陳宜中左丞相劉夢炎右丞相陳文龍黄鏞僉書樞密
院事謝堂鎮撫使家鉉翁知臨安府
文天祥刑部尚書趣赴行在

夏貴淮東制置知揚州朱煥淮西制置知廬州名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門自守

九月明堂

文天祥入衛先是四月間天祥募兵於贛州天祥時為江西提刑台州杜滸將吉贛千人從之至是將民兵及峒丁二萬人至京衣裝器械盡具時宜中去位夢炎獨相意不相樂乃以天祥守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

張濡守獨松關殺萬戶希賢大元用我叛將王良臣以兵攻常州知府姚訔統制劉師勇王安節守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士龍赴援戰于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之尹玉江西將也與良臣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五百與北兵相持又一夕手殺七八十人遂死麾下無一肯降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廟食贛州官其二子常州不下士良役城外居民運土築堡土至併人填陷其中又殺常州之

民數百人煎膏取油作砲擲於牌杈上以火箭射之其火自發十一月常州糧盡劉師勇以八騎突圍出奔平江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生獲將軍王安節不屈而死嵩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節度使王堅之子十月陳宜中再相團結京城民丁及招年十五以上者為軍號武宣軍長不滿四尺觀者寒心宜中本無經綸之才八月以母老為辭竟回永嘉忠孝之誼兩無所據九月詔趣入朝至是國事已去不可為矣

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謝堂知臨安府

賜太學生張景忠等並出身

瑞州先下遣姚計議來隆興説降劉槃拒之十一月

壬午

大元國兵至隆興府劉槃引兵出城累戰不利乃以城

降下撫州時制置黄萬石閉閣撫州聞兵至遁入閩都

統密佑迎敵就擒嚼舌駡聲不絶而死施至道以城降

建昌相繼而下破廣德軍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

降至桐關去杭百里我師敗績

獨松關告急名文天祥入衛天祥自吳門還遣守獨松關時天祥軍三萬張世傑五萬諸路勤王猶有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密議令兩淮堅壁閩廣全城王師與之血戰萬一得捷則罄兩淮之兵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遂議出師獨宜中沮之曰太皇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為說遂止

十二月大元巴延丞相領兵屯平江進屯長堰宜中遣

使議和見巴延于長堰已而不如約故大兵逕至高亭山宜中蒙蔽外庭而三宫若罔聞知

遣使納降表直學士高應松乃以京局官劉褎然直學士院草之自似道喪師後至今十餘月國事危急將士離心兵出屢衂朝廷方且理會科場明堂等事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一籌不畫及是束手無措乃議納土求封為小國賫降表奉使燕京哀哉

詔文天祥罷兵

太皇詔南北講和京城內外民兵罷團結
柳謌奉降表至高郵軍嵇家庄為嵇聳所殺
丙子
德祐二年正月謝堂僉書樞密院事文天祥浙西制置
知臨安府
十二日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昰皇弟益王昺出宫航
海
張世傑欲護駕入海乃去朝

大元丞相巴延領兵進臯亭山去城三十里北使請執
政軍前議事文天祥請行陳宜中夜遁十九日除文天
祥右丞相兼樞密院天祥辭不拜乃以賈餘慶為右丞
相吳堅為左丞相謝堂樞密院家鉉翁參知政事劉岊
同知樞密院事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國事至此吾不
得愛身翊日以資政殿大學士行至高亭山見巴延丞
相天祥抗辭慷慨議論不屈遂留之不使歸南
北兵進屯北關門外呂文煥范文虎九騎入城謁太皇

太后

是月鎮巢軍曹旺無為軍劉權並降二十日巳延丞相入臨安府請太皇太后降令太皇降詔江南諸郡歸附各郡付一省劄吳堅一如賈餘慶之命惟家鉉翁不書名程雄飛作色欲縛鉉翁鉉翁叱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遂止

遣使祈請朝廷自十二月至二月信使往來和議未決北使請宰執親往燕京朝覲乃以吳堅賈餘慶謝堂家

鉉翁劉岊五人詣大都爲祈請使二月初九日賈餘慶等登舟是日吳堅出北關門外送諸使登舟時傳巴延丞相命留吳相登舟偕行是日會文天祥於軍前詞氣益壯

初十謝堂納賂還十一文天祥自北寨登舟同特穆爾萬户至二十九日舟次鎭江文天祥乘間逸去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脫閉城三日索之不見收從人幹僕并所差館伴者囚之閏三月初十日至燕京宿會同

館十四日賈餘慶薨

二月丙申朔巴延丞相傳旨收城軍器

北使請傳國璽以監察御史楊應奎宗臣趙若秀為押璽使

丁未索宮女內侍樂官諸色人等宮人守節而死者甚衆

乙卯北使請三宮北遷丁巳宋少帝全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內隆國夫人黃氏朱美人王夫人以下

百餘人從行福王與芮參政謝堂高應松駙馬都尉楊鎮臺諫阮登炳鄒珙陳秀伯知臨安府翁仲德等以下數千人太學宗學生數百人皆在遣中二宮過真州苗再成奪駕幾奪去閏三月二十四日至燕京吳堅等出迎居會同館四月乙丑朔吳堅等先赴上都十五三宮赴上都丁巳沂王薨五月丙申見大元皇帝於行宮焉太皇太后卧病主者自宮中舁其牀以出衛者七十人從行八月乃行降封為壽春郡夫人至燕七年而崩

全皇后為尼於正智寺

少帝降封瀛國公

臨江軍陷權守滕巖瞻遁

潭州陷李芾守潭竭力備禦凡八九月其間出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是歲正月城破芾命積薪樓下於是擕家人盡登樓大宴積金銀於兩畔芾與館客坐中其餘列坐左右酒半酣命喚二劊子來既至則令將此金銀去與你家口取法刀來一一不肯受一會意

徑受之攜去分付家人畢須臾將法刀至帯呼之至前分付先從頭殺入到尾殺我待我點頭時下手復飲酒良久點頭惟館賓與一妾墜樓而走妾折一足最後李帥伸頸受刃此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刎其腹而死從死者七十餘人劊子姓沈名忠亦可謂烈丈夫矣

尹穀潭州人除知衡州未之任潭州陷自火其廬舉家赴火死

宋都木達元帥至吉州權守周天驥以城降

循浙東至嚴州知州方回降

至處州知州梁信降衢婺等州並下

夏貴馳入燕京獻淮西諸郡貴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有成罪無所逃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為將有功總統出已上日夜幸其敗覆督府既潰貴歸廬州不出朝廷屢詔不出若罔聞知國亡乃以淮西全境歸附為已功焉

李庭芝守揚州廣王登極除庭芝為右相棄揚州引兵輕出至泰州欲航海至海州大兵追及阿珠元帥斬于

軍前朱煥以揚州城獻姜才死之才淮之猛將前後出
師屢收大功乙亥春戰于瓜州不利丙子二月太皇差
吳忠翊孫通直領北兵數千至揚州行至揚子橋砲聲
連發繼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旌旗雲擁軍馬屯集放
劖車弩箭如雨再一砲響雲氣四合冷風大作驟雨隨
至遂回三月三日三宮過揚州才統軍數千奪駕繼以
兵馬相詎而退初四日才出揚州北門領兵擁出分陣
殺奪交傷不少博羅相公親臨陣大戰方退才意欲奪

駕不知乃諸將之過𠃵也至八月大軍圍揚州大戰之日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被執臨刑含血罵聲不絕而死

苗再成守真州部將有趙孟錦者為將領北軍攻真州每戰輒先士卒苗再成倚之嘗乗大霧襲北營霧解北軍見其軍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中甲重遂溺城破再成死之

泰州陷孫虎臣弟良臣降虎臣死之通州相繼而陷

建德府陷方回降

大元改臨安府為杭州

宋季三朝政要卷五